

●李郁蓉

君子颂

梅

雪花的孪生,一身红妆的女子。你明眸流连,只微微一瞥就令我的小屋震颤不已;你眼潮风涌,只轻轻一吹,就吹散了我一生的迷梦。

一颦一笑的嗔容,蕴藏着一枚枚滴血的红月亮。根茎奔涌的细水融化了一瓣瓣冰封的往事,在时与空的边缘化作呕血的杜鹃,啼开日子。

寒冷只能催动你的花期。在零下,火,多情的画笔,在你的花容娇艳里写生;血凝于枝头,化作梅花一树,傲立雪中;泪,通至笔端,白纸红字,书在洁白雪原上。于是,久违的春光嘎地逆转过来,在冰天雪地的记忆里燃起一簇簇最抒情的情火。围着火,有人唱,有人笑,把欢歌笑语丝丝洒下。

在一首歌的哼唱中,一束雪花被你渲染和陶醉。摇动梅枝,有雪的纤指如凛冽北风叩响一架千年铜鼓,有雪的裸足如洁白风铃踏一路万石石板。

而你吐吐着的鲜红艳的芽,或许摇曳成一支盏盏的红烛,捧在手里,如捧住一盏盏至真的冰灯,在寂寞的暗夜里照我;或许婆娑为一粒粒飘零的红豆,落于荒芜的心田,如疯长一世尘世的麦地,把一首千年不老的情歌唱遍天下。

你生在民间,把身与影蹉跎为一团温暖时光小巢,孵化着一个个动情的心情故事;你开在民间,把血和泪澎湃成一条小河,灌溉着一棵棵缠绵的相思树。

兰

被移栽于一张小方桌上,灯光荡漾中,你舒展梦幻的腰肢,发掘记忆的宝藏。有绿色的智慧一路踏浪而来,在充满玄机的网阵里破茧而出,以一双双无眠的眼睛注视着人类的得失悲欢。

至今,有段心情仍然种植在山青水秀的回忆里,像花儿微吐的皓齿,芬芳亮丽,扣人心弦。有个故事仍然美丽在萤火的绿灯上,像舌尖淌过的柔风,清新自然,催人入眠。

门外草,窗前树,四周的万物仿佛都已睡下,只有车声惊动一梦幽兰。梦袂袅娜,婆娑着一树春情。远处的群山也睡了,或许它们早已忘了你的模样。毕竟你只是它们千万个孩子中的一个。鬢毛已改,青枝绿叶越来越茁壮,你出落得婷婷玉立,女大十八变啊!可乡音改变不了,你的根改不了,你一张口它们就会从那句熟悉的方言里迅速认出你。

是什么使你夜不成眠,又是什么使你坐立不安?你以一种坚固的绿,洞穿死亡苍白的禁锢,你要让千年的荒漠长出绿洲来,你要让千年的枯藤抽出新芽来。在生命的彩色杯盏中,你调兑着一江春水,每一朵涟漪都是你永不枯黄的绿色梦乡。你是人类生命树上最苍翠最醉醉的一枝……

来自幽谷的魄却于居室还魂,生于城市的绿洲。本是山野村女,却栖居高楼大厦,不是情感错位,不是物换星移。门扉,一位梦里抑或画中的跋涉者以轰鸣的声音跪倒在你的绿裙下,闲话着你一生的传奇,惊天的价位。

竹

一身傲骨令世界突然倾倒,塌陷的城堡上,青翠的你在摇曳在呼唤,借竹鸡的啼叫唤醒一座竹林。一腔碧血让生命一躬到地,纵横阡陌间,有雷鸣在竹林,有闪电在竹林,以壮如竹节的手叩开一个雨



壮观瑰丽

摄影 汤青

第765期

天柱山

●汤流

沉甸甸的生命质感

——刘亮程散文阅读札记

刘亮程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凭借《在新疆》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一个人的村庄》是其成名之作,与《在新疆》构成姊妹篇,这两部作品是中国乡土文学经典之作。在某种意义上,刘亮程开启了乡土写作的另一个维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如火如荼,其积极意义或不在于散文与文化或历史联姻,而在于打破了散文写作的沉闷局面,让人看到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散文写作的视野变得开阔。但在浪潮之中,难免会泥沙俱下,有些文字亦显得空泛。在这种情况下,刘亮程的散文甫一问世,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尽管从本质上讲,刘亮程的散文属于乡土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乡土和家园是文学永不过时的主题,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可以创新的。

散文着眼点不同,观感自是不同。如果说文化大散文的视野是向外的,带有时间的纵深,其聚焦点在于文化的反思和文化自觉,那么刘亮程的散文则是向内的,向一个人的内心进军,把乡土和家园内化成精神领地。其笔下的“村庄”带有强烈的精神属性,且极具个人色彩。散文主客体几为一体,客体很少被功利性地利用,这使得其散文有了沉甸甸的生命质感,情绪饱满而丰沛。而生命是独特的,是彼此相异的。刘亮程将其移植到散文写作当中,开启了个人化散文写作时代。

在这当中,地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刘亮程出生、成长和生活在新疆,新疆的苍茫大地给他的散文呈现出异质元素——头驴、一条狗、一片落叶、一只蚂蚁、一把铁锹、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可能就是他散文中的主角。在潺潺,因为地“人稀,这一切既显得渺小,又难以尽书。它们和人一起既是村庄的主人也是村庄的过客。刘亮程从小处入手,在诸多不起眼的事物上融入生命体验,使它们变得单纯而丰饶。在体察和感悟中,感知自身和他身的存在。因此,很难将刘亮程的散文与新疆剥离开来,他将大与小、远与近、喜与

悲、虚与实,存在与虚无等原本二律悖反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有人将此定义为陌生化阅读效果,还是比较贴切的。

散文的指向丰富而多元,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由写作者把控的。刘亮程散文多指涉生命,生命是动人的,是自带光芒的。在拟人化和拟物中,总能触摸到生命的脉搏,总会慨叹生命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有坚韧、宽广和丰盛的一面,阅读的过程更像是生命间的呼唤与应答。比如一阵风、一片云、一棵树、一缕月光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可以倾心交谈的对象,而蚂蚁、驴、狗、马之类的动物更是多次出现行文中,似我又非我。在拟人和拟物的切换中,尽可感受到生命的和谐与对等,感受到生命在万事万物间的观照和迁移。

在《春天的步调》中,“我”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在永无停息的喧哗中,一只小虫子的死让大地沉寂暗淡,可见生命间的痛惋与相惜。

刘亮程许多散文都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不是虚无的,而是有来源的。一方面是新疆广袤土地凸显出来的,另一方面是自我觉醒。即一方面根植于土地,另一方面根植于内心。一个作家只有建立了这样的生命意识,他的悲悯情怀才有出处,才显得诚实可靠动人。

散文是用来审美的,但只注重审美的散文有浅显的一面。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曾经说,好散文既要审美又要审智,刘亮程的散文无疑做到了这点。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他不仅站在人的立场上看待村里的事物,还会站在驴的立场、蚂蚁的立场或者狗的立场上去思考,显示出朴素的乡村哲学。“有时想想,在黄沙梁做一头驴,也是不错的。只要不年轻轻就被人宰掉,拉拉车,吃吃草,亢奋时叫两声,平常时候就沉默,心平气和,想想眼前嘴前的事儿。”

在《风把人刮歪》中,作者透过风,把曾经认为没有用处的铃铛刺,上升到哲学意义。“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

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在《逃跑的马》中,“唯一跑掉的一匹马,我们并没有追上它,说明它把骨头扔在了我们尚未到达的某个远地。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马逃不过它。”马命中的“死敌”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是未知,是远方,更是深长的时间。

可以看到刘亮程通过哲学化思考让散文实现了审智,他被誉为“乡村哲学家”受之无愧。细究起来,大量诗歌语言的运用提升了文本的哲学意蕴。刘亮程是写诗出身的,他的散文保留了诗歌语言特点——朴素、凝练、准确、简洁、沉静、含蓄,充满张力。

在《寒风吹彻》中,“我怕怕冻坏的东西——搬进屋子,糊好窗户,挂上去年冬天的棉门帘,寒风还是进来了。它比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我把劈好足够烧好半个月的柴禾,整齐地码在窗台下……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风熟悉裂缝”,“用自己的手从头到尾抚摸自己的一生”等诗歌语言的运用不仅拓宽了词语的边界,也使散文溢出了自身。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吴其华

远去的龙三

村里最懒的男人是龙三。龙三同时也是村里最好看的男人——但没有人说出龙三的好看。村子里有把木工活做得巧的男人,有把砖墙砌得很直的男人,有会栽果树的男人,最多的是把庄稼侍弄得特别好的男人……没有人愿意公然评价一个乡村男人的长相。

然而在池塘里洗衣衫的姑娘,看到龙三的背影,会把眼光停留一瞬。若四顾无人,姑娘的眼光会做更大面积更长时间的留连。姑娘正待嫁,说下了对象,在远一些的村庄上。小伙子是勤劳的,精明且似乎能干,可是矮小而单薄,皮色身姿,样样都暗淡瘦弱了些。远不及龙三。姑娘收回目光,一下一下用棒槌奋力捶打着衣衫。姑娘不太想嫁了,撂下棒槌,把衣衫往河水中甩开,荡净,叹息一声:算了,红贴都下了,开春的日子,不要翻怪了。龙三这样的男人,懒得出奇,绣花枕头,有何益?

龙三这样的男人,到底有何益?这是我们村里所有人的疑惑。人生下来,就是要干活的。五六岁的小伢,就晓得坐在小竹椅上剥豆子,看到来稻场上吃谷子的鸟雀,懂得赶走它们。七八岁时,会在田里薅草,能把豆种子准确地点进坑窝里。十一二岁,挨着标绳插几行秧苗,拿着小镰刀割三四路稻谷,都不在话下。就这样一路干话,也会念书,到十七八岁,若是不再上学,已经是快要成形且识得字的庄稼人了。再一直下去,手脚不停,到七老八十,若吃得饭,还会在门口捆草把。唯有龙三,没见过他干活。

清晨,龙三也是在竹林里的鸟叫声中起床的,他倒是并不死睡觉。龙三一起床,就要做运动。村子里家家水缸在清晨都是空的,我们要在晚间用完所有的水。我们村中的人固执地认为长河的水在每天的清晨最干净。于是,人们总是很早就挑着水桶,走下坝坡,穿过一片沙地,去河边担水。这对于村中的男人来说,是多么好的运动?然而龙三,在竹林中,弯腰,扭颈,挥着臂膀,迈着长腿,跑步。

刘亮程散文不是一言几语能够尽述的,比如叙事风格、文本美学效果等。现在,对刘亮程散文的评论已经多如牛毛,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刘亮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村庄》既是他一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但如此同时,也有人简单片面地将刘亮程散文解读为唱给日渐凋敝的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这是不恰当的。没有人能阻止时代滚滚向前,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文学,没有谁能抹出文学的时代印迹。刘亮程散文在客观上反映和记录了时代,但更大意义在于,它启迪人们思考如何在所处时代中找到这样一座“村庄”,作为安放精神的容器。

(外二首) ●刘东宏

火焰

升腾的温度等同于澎湃的热情
你手上的红纱巾飞起来
说出口的话可轻轻抚摸
所有的秘密都会自动呈现
不仅仅是来路和远方
还有深藏已久的内心
只要你微笑,幸福将日夜永恒

愿望

远水与群峰将一直在视野中绵延
水袖和长发飞扬在相向的路上
固执的愿望让夜晚明亮
你可随心在场
与故人相见,和往事重逢
春天一次次从故乡的原野上起身再来

白荡湖

湖水和你的眼神一样清亮
湖心小岛,离岸不远
离人间很近
无限吻合了心思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是轻舟,滩涂,长堤是长相思
有时是桃花,柳荫,少年
湖面和故乡一样辽阔
芳草是心上的语言,它们静
更多时候,湖水开花,
比白鹤的白还要纯

●刘和松

岳西乡村

桑枝木耳

优化深绿色味纯,桑枝木耳富千村。
形如云朵葆祥集,品似兰花丽质存。
精准扶贫生硕果,循环农业去穷根。
广开财路多奇迹,欣有清长活水源。

农家乐

日日嘻嘻哈哈真,农家静僻巧联姻。
城乡互惠情深远,落莫山村处处春。

手工米粩

细碾精工泛玉光,米粩蒸熟满街香。
情因美味相思涌,万里还乡为品尝!

(外一首) ●彭河

秋风里

我真的忘了,离开故乡
已经多久,那个生长着
一株株红棉的地方

午后风吹,让我再次忆起
故乡的棉,摇曳进来的风
凌乱了母亲的白发,采摘的身影

棉地那边,祖居的老屋早已拆除
炊烟一直在飘忽,时而梦里
时而眼前,从屋顶到心间

风闪出寒意,收割了
淡蓝色的炊烟,棉质的温暖
我无力改变风吹的方向

一株棉倒下去,天空高起来
在我倚门眺望的想象里
母亲种的棉花,早已开成了
天上的云

心中月

我有一轮明月,不挂在天上
也不映在水中
她住在我的心湖之岸
时而如盘 时而如钩

静静的月光里
我就这样走着,走向一处
也许更加荒芜的居地
假如我还爱着
我会将微笑,送给每一个
陌生的过路人

让草木独自旺盛
让白鹤独自悠闲
让人间烟火气息浓厚
让风平静,不惊醒
诗人的长夜之梦

我漂泊人间,仍旧活在一
片月光之中

